

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

# 中国交通史

白寿彝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

# 中国交通史

白寿彝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交通史 / 白寿彝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 1

(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465 - 3

I. ①中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交通运输史 - 中国  
IV. ①F51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4273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.75 字数: 166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篇 先秦时代之交通

第一章	先秦交通与民族混合运动 .....	3
第二章	先秦交通区域之发展 .....	6
第三章	先秦的都会 .....	18
第四章	先秦的道路沟渠和馆邮 .....	25
第五章	先秦的交通工具 .....	35
第六章	战国晚年之关于交通的传说想象和理想 .....	45

## 第二篇 秦汉时代之交通

第一章	秦汉交通与大一统政府 .....	57
第二章	秦汉版图及域外交通 .....	60

第三章	秦汉的都会 .....	70
第四章	秦汉的道路和河渠 .....	81
第五章	秦汉的馆舍和邮驿 .....	88
第六章	秦汉的交通工具 .....	99

### 第三篇 隋唐宋时代之交通

第一章	隋唐宋交通与东南财富 .....	105
第二章	隋唐宋的国内交通路线 .....	109
第三章	隋唐宋的运河 .....	117
第四章	隋唐宋的域外交通 .....	126
第五章	隋唐宋的大都会 .....	132
第六章	隋唐宋的馆驿和交通律令 .....	140
第七章	隋唐宋的交通工具 .....	147

### 第四篇 元明清时代之交通

第一章	元明清交通与海运 .....	155
第二章	元明清之河渠与道路 .....	161
第三章	元明清之邮驿 .....	172
第四章	元明清之中外交通 .....	183
第五章	元明清的都会 .....	193
第六章	元明清的交通工具 .....	197

## 第五篇 现代中国之交通

第一章	现代中国交通与五口通商 .....	203
第二章	现代中国之水上交通 .....	205
第三章	现代中国之陆路交通 .....	220
第四章	现代中国之空中交通 .....	235
第五章	现代中国之邮电事业 .....	243
第六章	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 .....	257
后记	.....	259

## 第一篇 先秦时代之交通





# 第一章

## 先秦交通与民族混合运动

### 一

先秦时代，包含夏后、殷商、宗周，以及春秋战国。夏后氏以前，我们虽不敢说中国没有交通，但夏以前的事情太渺茫难稽了，我们实无从谈起。夏后氏的交通，我们虽也不敢说，能找着真实的材料作凭借，但古老的传说是可供搜寻者一些轻淡的脚印的。所以，我们谈先秦交通，实际也可说是谈中国交通，可以从夏后氏时期开始。

按照古本《竹书纪年》《史纪·夏本纪》、《殷本纪》、《周本纪》、《集解》引。和《史记》《六国表》的说法，夏后氏有国四百七十一年，殷商四百九十六年，宗周二百五十七年；自宗周亡后之次年，经过春秋，到战国末年，也有五百四十八年。总共，从夏初到战国末年，算是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历史。这个数目，究竟

是不是和事实符合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对于春秋战国的年数是相信的：我们看到春秋战国要占去五百多年，则从夏初算起，一千七八百年的数目，似乎是很可能的。照着这个数目计算，约当于西元前二十、十九世纪初叶，至西元前二二一年。

## 二

在这一千七八百年中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，是民族与民族间继续不断地起一种混合运动。在这样长的时期内，表面上，尽管有形形色色的现象，白云苍狗地变幻；骨子里，这种混合运动却总是贯彻始终地在扮演着。商民族和殷民族间的混合运动，成了殷商时期的局面。周民族和殷民族间的混合运动，成了宗周时期的局面。周民族更与蛮夷戎狄各民族间起了混合运动，就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局面。各时期的情形，虽颇不相同，而在同一时期所表现的方式也许很有点两样，但其为一种民族间的大混合之过程则一。一直到了战国末年，这一种民族的大混合，算是大体成熟。于是，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，而有秦汉大一统的出现。

先秦交通和这种民族混合运动，关系甚为密切。后者发展到了某一个程度，往往可以表示先秦交通已达到了某一个阶段。同时，先秦交通之一种新的进展，有时也可以表示出一种民族混合的倾向。这种情形，尤其是在交通区域之发展上，更为明白。他

如交通工具之增进，以及路政沟渠等之设施，有时也是和这种运动有关系的。这是先秦交通史上的一大特色。

### 三

先秦的民族混合运动，使中国民族有了一个真正的基础；国界之设定，大一统政府之建立，都在这一千七八百年的民族混合运动中孕育到了成熟的程度。同时，先秦的交通事业，也给中国的交通，打下了一个实在的根基：国内交通区域之开拓与充实，水陆交通工具之发明，道路馆邮之制度，人工开河之方法，也都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草本。

## 第二章

### 先秦交通区域之发展

#### 一

先秦交通区域，在夏后氏时期，似乎仅限于现在的山西东南部和河南西北部。夏民族势力的发展，似乎是由东南到西北。

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，禹“娶于涂山”《古文尚书》入《益稷》篇内。《天问》：“禹之力献功，降省下土方，焉得涂氏女，而通之于台桑？”《左传》哀公七年，子服景伯说：“禹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”涂山，大概就是三涂山，在现在的河南嵩县西境，是夏后氏的发祥地。孟子说：“禹避舜之子于阳城。”见《万章上》。阳城在现在的河南登封县境，离涂山也不远。

《左传》昭公四年，椒举说：“夏启有钧台之飨。”《史记·殷本纪》说：“有扈氏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于甘。”按照杜预的说法，河南阳翟县现在的河南禹县南有钧台，雒邑现在洛阳境内西有

故甘城，则钧台在现在的河南禹县境内，而甘应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。启的都城，大概是在禹县或禹县、洛阳之间，并没有建都在现在的山西安邑。参看钱穆《周初地理考》第十七节，《燕京学报》十期，页一九七一—二。

到了夏后皋，夏的都城似已有向西北迁移的倾向。所以，夏后皋的墓，会在现在的河南洛宁西的崤山见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二年。到了夏桀时候，都城早已经迁移到现在的山西安邑。汤攻桀于鸣条：鸣条就是安邑西边的一个地方。宗周初年，封康叔于夏虚见《左传》定公四年。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，子产说：“迁实沉于大夏。”夏虚和大夏，也都是指现在涑水流域安邑一带地方说的。参看《周初地理考》第十节，《燕京学报》十期，页一九六五—七。

夏民族一方面向西北发展，同时大概还没有放弃旧有的地方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说，夏桀“召汤而囚之夏台”。夏台就是阳翟县的钧台见《索隐》。照这样说，夏后氏时期交通区域之广，东西至少要有五六百里，南北恐怕至少也要有三四百里了。



宗周、春秋时，有杞国者，是夏后氏的后裔。杞故地，在现在的河南杞县，远在禹县东北二百多里。但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说：“周武王克殷纣，求禹之后，得东楼公封之于杞，以奉夏后氏祀。”这是夏后氏后裔，在宗周初年已极衰微，杞民未必就是夏后氏的遗民，杞地也未必就是夏后氏的故地啊。

二

殷商时期，交通区域较夏后氏时期大为广阔。殷在未灭夏的时候，本来已经是东方的一个大国。《左传》襄公九年，士弱说：“阍伯居商丘，相土因之。”商丘，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。相土时，商丘是西都，泰山脚下另有他的东都。《商颂·长发》说：“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。”大概相土的国，已经西起商丘，东到海滨了。到了汤攻夏桀，败桀于鸣条，殷的势力遂由东海以西，直到安邑。东西路线之长要在一千二三百里以上。此后，仲丁居隰现在的河南荣泽西南境内，河亶甲居相现在的河南内黄县境，祖乙居邢现在的河南温县东境，盘庚居殷现在的河南安阳洹上村为故殷墟。而殷人田游所及，见于卜辞者，有龚现在的河南辉县，有孟现在的河南沁阳，有雎现在的河南修武，有曹现在的山东定陶，有杞现在的河南杞县，有截，古“载”字，现在的河南考城，有雇现在的河南原武，大河南北数百里之间，也都有殷人的足迹了。参看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二，《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》、《说商》、《说亳》、《说耿》；卷十八，《北伯鼎跋》；《观堂别集补遗·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》。

殷商的都城，虽于经过几次迁移后，在盘庚时候定都于殷，但殷与商丘故都间，仍是往来不断。我们从卜辞中，常常看见“王入于商”的话头，便可想见这种情形。到了宗周的初年，纣已被杀掉，东土的人还不服周，必须周公费了很大的手脚，“伐

奄三年讨其君，诛飞廉于海隅而戮之”见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，然后周人才得过平安的日子。这也可见，殷商境内，各地颇有相当的联络；当时各地间的交通大概也有某种程度之良好了。

近年殷墟出土古物中，有鲸鱼骨和许多绿松石、咸水贝。鲸骨或是当时的商品，绿松石和咸水贝大概是当时的货币。王国维说：“殷时，玉与贝，皆货币也。《商书·盘庚》曰：兹予有乱政同位，具乃贝玉。于文，宝字从玉，从贝，缶声。殷墟卜辞有《殷墟书契前编》卷六第三十一叶及字，同上，《后编》卷下，第十八叶。皆从宀，从玉，从贝，而阙其声。盖商时，玉之用与贝同也。贝玉之大者，车渠之大以为宗器，圭璧之属以为瑞信，皆不以为货币。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，皆小玉小贝，而有物焉以系之。所系之贝玉，于玉则谓之珣，于贝则谓之朋。”见《观堂集林》卷三，《说珣朋》。大概殷墟出土的绿松石，就是殷人所用的玉珣，咸水贝就是贝朋。这两种东西和鲸骨，都不是殷墟附近所能出产的，或许都是从东海运来，也未可知。并且，货币之使用，也须在商业贸易兴起之后。殷商末叶，东海和殷都间，“憧憧往来”作“朋来”之思的，逐什一之利者，也许不在少数吧？

### 三

宗周时期，交通区域比殷时还要广阔。周民族发展的方式是由西往东，和夏后、殷商由东往西的发展，正相反对。周的先君

原和夏后氏同一民族，参看《史记·周本纪》开卷数段，及傅斯年《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》论夏周的话，《安阳发掘报告》第二期，页三八四—五。在夏后氏衰弱的时候，跑到西方，自己立起基业。大约当殷商中叶以后，周先君太王居于岐山现在的陕西岐山县东北之阳，以垦荒和开路为两件大事。《大雅·绵》篇说：“柞棫拔矣，行道兑矣。”《皇矣》说：“作之屏之，其菑其翳；修之平之，其灌其柵；启之辟之，其怪其楛；攘之剔之，其糜其柘。”这是太王拔木开路的政绩，到了后世，还为诗人所称赞不止的。

在太王时候，殷、周间已有一种武力上的冲突。此后，虽王季娶太姒，文王娶帝乙之妹，参看顾颉刚《〈周易〉卦爻辞中的故事》第三章，《古史辨》第三册，页十一至十五。但和亲的结果，仅使周人增加一二接受殷商文化的机会，于殷、周间不愉快的关系，并不能作全面的调协。《鲁颂·閟宫》说：“后稷之孙，实惟大太王，居岐之阳，实始剪商。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绪，致民之届，于牧之野。”原来殷、周间有民族的深仇，“剪商”是太王以来，周人的一贯政策。同时，在殷人方面，也不能坐视敌人势力的膨胀，也想给周人一个重大的打击。卜辞说：“癸未，令旂族寇周亼盪王事。”“贞令多子族罕犬侯寇周。”“上缺贞令旃从庸侯寇周。”“贞亩熹令从寇周。”以上，分见《殷契书契前编》卷四，叶三二；卷五叶七第七版，合卷六叶三一第七版；卷七，叶三四；《后编》卷下，叶三七。寇，是迁其重器，毁其屋庐的意思。这也可见殷人对于周人的嫉视了。参看郭沫若《甲骨文字研究》上册，《释寇》。从此看来，在王季、文王的时候，殷、周间的和亲，或



是由于外交上的手段，或是由于别种情势所造成。殷、周间，大概并没有从和亲的事件上，开始过正态的交通。

武王克殷后，周人的势力，遂渡盟津在现在的河南孟津，而达于洹上。及周公践奄，诛飞廉，周人的势力更东展而到东海之滨。这时，周的南北境虽不见得比殷商特别广阔，但东西路线之长，乃得随军事及政事的势力，由岐山直到东海，就远非殷商所能及了。

#### 四

自夏后氏，经殷商，到宗周，交通区域的发展，无论其由东而西，或由西而东，都是一种横的发展。同时，交通区域内的各地虽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，但这种联络并不妥善。《大雅·崧高》说：“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因是谢人，以作尔庸。王命召伯，彻申伯土田。王命傅御，迁其私人。”这是当宗周末叶的时候，宣王要封一个申伯，须先派人替他筑城，替他划地，并且替他移民。这可想见当时诸夏的人口实在太少，诸夏，指宗周疆域内的诸侯说，下同此。土地未辟者一定很多。宣王的时候尚且如此，宗周初叶的情形可想而知。更推而至于夏后、殷商，也都未尝不可想象。这种人稀地广的现象，极易容留低等的异种民族伏处于山谷丛林草莽的中间，或聚居于不临通衢大邑的处所，伺机而动，杀人越货，破毁交通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说：“及平王之末，周